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三卷 解己囊惠周合邑 受人托信著遠方

一

積書未必兒孫讀，白鏹遺留或受貧。

不若暗中行好事，子孫富貴永千春。

俗語云：「掙得好祖宗，然後有好子孫。」而子孫之福澤久遠與否，悉視祖宗積德之大小為準。蒼蒼者如量以償，猶如天平上稱兌過的一般。嘗見庶民之家，貧者忽富，賤者忽貴。推其先世，必做下一二樁濟人利物的好事，所以子孫得受其報。然或一二傳後，遂至陵夷衰微，畢竟其先世善根種得未深，而子孫又不能善承先志，所做的事，反去剝削元氣。如祖宗積下銀錢，只管將他浪費，但有出氣，沒有進氣，焉有不告竭之理？而世家大族，傳之數百載書香不斷，科第綿延，狀元、宰相，竟如他家故物，此豈天意獨厚於他？蓋其先世有大功大德，培養深厚，為子孫者，又能攔續下去。譬如根本既茂，又復勤於澆灌，焉有不一日茂盛一日之理？

今先說一段洞庭東山席氏故事與看官們聽。洞庭有東山、西山，在太湖中，蘇州府吳縣所屬，土沃民饒。席氏住在東山，積世富厚，子孫繁多，尤稱富焉。人徒羨其家業富厚，不知其上世有一樁陰德培養出來的。

話說席氏上祖有名某者，明朝秀才，為人忠厚正直，好行善事，見人患難，心常切切。因家計不足，處館餬口，人見其品行端方，教子弟肯盡心竭力，爭延為師。每至歲底，散學歸家，雖有數里之遙，絕不要舟輿相送，只是徒步而歸。

一日，正當散學之期，別了主人、生徒，起身歸去。走至半路，天忽下起雨來，頭上沒有遮蓋，腳下路滑難行，只得躲在人家屋槽下，等雨過再行。等了一回，那雨一陣一陣，越下得大了，隆冬天道，看看天色漸黑，行走不得。別人當此，不顧這家認得不認得，且叩門進去坐坐也好。席秀才謹慎人，見天昏雨暗，恐怕敲門打戶驚動人家，故但呆呆立住，如釘在人家門首的一般。

等了好一回，雨聲漸小，聽見裡邊有婦人哭泣之聲，悲悲切切，其聲甚慘。側耳細聽，卻是婆媳兩個，嘸嘸唧唧，說一回，哭一回。一個老年人聲音說道：「媳婦，我本舍你不得，但家中柴米俱無，如何過活？只得勸你走這條路，免了餓死在家。」一個年少聲口說道：「婆婆，我與你朝夕相依，一刻離開不得。我若去後，你孑然一身，益發孤凄了，如何是好！」彼此絮語都是淚出痛腸的話。不唯門內哭個不已，連門外聽的席秀才也慘然下淚起來，心內想道：「世間乃有如此窮苦無告的人。我輩布衣得暖，粗飯得飽，室家完聚，不愁離散，就是上界神仙了。」直至半夜以後，裡邊的哭聲已息，席秀才猶嗟歎不已。正如少陵詩上所云：

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

把自己一夜立在簷下的苦處倒忘記了，而替人苦楚的心腸反牽掛不下，固想出一條計策來。天色才明，路上漸有乾處，遂記定這家門徑，匆匆走去。走過一二十家門面，有一認識店家正在開店，見了席秀才，便問道：「從何處來？這樣早法？」席秀才便即走進：一則立了一夜，暫坐片時；二來要問哭的那家姓甚名誰。因將昨夜簷下躲雨，裡邊婆媳兩人許多悲切的言語，告訴了一番，道：「吾兄近在咫尺，必知其細。」那人道：「可有一門一口，泥牆對過這家麼？」席秀才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這家姓劉。其人叫劉達觀，做木匠的。五年前出門，到江西去了，音信全無，丟下一母一妻在家，衣食都缺，不能存活。其母只得將媳婦轉嫁，得些財禮濟急。聞說已有人家，兩三日就要娶去了。想是不忍分離，所以徹夜啼哭。但相公立了一夜，吃了苦了，洗洗臉，吃些點心再走罷。」席秀才道：「這到不消。有筆硯借一付，不拘甚殘紅紙與我一張，你自開店做生意，我到店後邊寫一個信。」

其人將席秀才領到店後，紙墨筆硯現成，拱一拱手，道：「失陪，失陪。」自去做買賣了。席秀才便假作劉達觀聲口，寫了家信一封，身邊摸出館中送的束脩十兩，連信一總封好，起身作別。店家正在忙亂時候，亦只一拱相送，不來管他長短。

那席秀才回轉身來，悄悄走到劉家門首，推門進去，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劉家麼？」裡邊應道：「正是。」便道：「你家劉達觀在江西寄一封銀信在此。」婆媳聽見，連忙走出。席秀才便將銀信放在桌上，道：「請收了。我別處有事，不能擔擱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走。其母還要留住問他兒子若何，趕出門來，已走遠，叫不應了。遂拆開信包來看，見十兩雪白銀子，信上的字卻不識得，央一鄰人念與他聽，寫道：「在外甚獲財利，來年四月一定歸家。先寄銀十兩，暫作家中用度。」婆媳聽了，歡喜無限，便將銀子換錢，糴米買柴，安然過日，把轉嫁事丟過一邊。說過這人，聽知其夫現在，也不好提起了。

席秀才回家，絕不向家中說起，又在別處挪移，以作度歲之用。來年依舊到館教書。每到劉家門首，急急走過，唯恐撞見他家婆媳，反若做下虛心事的一般。

那知事有湊巧，到了四月中旬，其子劉達觀果然歸家，囊中果然獲有重利。母妻接見大喜，日間忙忙的不及細談，燈下共坐，各訴衷腸。其母道：「千虧萬虧，虧了你舊年歲底寄了銀信回來，今日方得重聚。若無信到，我婆媳兩人不是雙雙餓死，你妻子定屬他人了！」其子愕然道：「家中苦楚，我原曉得，只因一時不能脫身，故久留在外，又無使人，要寄一個空信亦所不能，何況銀子？舊年銀信，不知從何而來？」其妻道：「你書中說四月到家，果然四月歸來，如何不是你寄來的信？況人家銀子怎樣多法，肯拿來養活別人的娘親、老婆？」其夫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不信。」其母道：「銀雖用完，書信尚在，我去取與你看。」隨即取出，付與兒子，道：「這不是你的信麼？」其子看了，遲疑了一回，便道：「我理會著了。這定是一個大行善的人哀憐我家窮苦，假寫此信，將銀寄來，救我母妻性命，免我夫婦分離。但不知其人是誰？何處報他大恩？」婆媳齊聲道：「若果如此，真正是我家救苦救難的大恩人了！」其子又問：「送信時，娘親曾看見此人麼？」其母道：「見是見的，但他放了信，匆匆就走，未及問他姓名，且認得不清楚，看去是一個讀書人模樣。」其子道：「我明日細細訪問，總有著落的。」

過了一夜，劉達觀絕早起身，便去訪問鄰右。一來久不會面，本應望望；二來就將這樁事訪問，看可有人曉得也否。要知世雖澆薄，善心未泯，有此好事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傳到席秀才借紙筆這店家耳中，便說道：「寫假書寄銀的，定是席秀才所為。」劉達觀聞有人曉得，便來細問。那人道：「這銀信可是某月某日早上寄來的麼？」達觀應道：「果是此日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日早上，席秀才走來告訴我道：『昨夜遇雨，躲在人家屋簷下立了一夜，裡邊聞有婦人哭聲。』因問這家何姓何名，為著何事啼哭，我便一一對他說了。他便說：『要寫假信一封』，就坐在店後寫了。又窺見他身邊摸出一包銀子，連信一總包好。臨出門，見他又往西走。不上一刻，又從店前經過，才回家去。這寄信的，不是他是誰？」劉達觀點點頭，便問明席秀才住居，到家對母親妻子說了，急忙走去拜謝。

那日，席秀才家中正為兒子行聘，親朋滿座。達觀走進，便問道：「那位是席相公？」席秀才道：「在下就是。」那達觀便叩下頭去，口稱：「席相公，你是我大恩人，特來叩謝。」席秀才以手扶住，道：「我與足下素昧謀面，有何恩德於你？請問尊姓大名？」答道：「我即做木匠的劉達觀，才從江西回來，舊年冬底，家中正愁餓死，蒙相公托我名字，寫書寄銀，不至母亡妻嫁，皆出相公之賜。此恩此德，何日得報！」席秀才笑道：「足下莫要認錯了。我一處館貧士，那有餘銀贈人？或另有人周濟你家，卻不是我。」達觀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了。現有親手寫的筆跡在此，請眾位相公共看。」

眾人始初聽了，半信半疑，及見了書信筆跡，爭向席秀才道：「這書果是尊筆。如此盛德的事，何用推托不認？」席秀才只是搖頭。劉達觀道：「相公果是施恩不望報的君子。我雖是無知小人，何忍沒相公大恩！」席秀才道：「還有一說，我書中隨手寫你四月歸來，你果然四月歸家，此是天意使然，何關我事？」

達觀因問今日有何喜事，席秀才道：「是小兒行聘。」達觀道：「我今日送還相公銀子，諒相公必定不收。小相公畢姻在即，我送一張做親牀過來，聊表微敬，求相公不要堅卻。」眾人不待席秀才開口，都道：「好，我們勸席相公領你情便了。」達觀遂起

身別去。

親友齊贊道：「席兄，你一介寒儒，解囊完人夫婦，已屬難得。做了這樁善事，不肯認在身上，尤人所難能。看來你的好事做得盡多，特不肯告人，所以我等不盡曉得。」大家贊歎不絕，反弄得席秀才踟躕不安。

到兒子成婚時，劉達觀果然送一張大牀來，以作賀禮。席秀才只得受了，就作做親新牀。在此牀上，連生三子，大以為吉利。其後子孫做親者，皆用此牀合巹，無不多子。至今其牀安放祠堂中，以上為子姓大婚公用，結親十日內仍歸舊所。而席氏後人出仕者，皆至大官；經商者，盡成巨富。傳至數百年，族姓益繁，門第日盛，豈非上世積德之報？

然天下善事無窮。嘗從浙江往回，人人爭誇德清蔡氏之盛，因考其先代遺澤，人所萬萬不能及者，試聽下回說來與看官們聽。

二

富豪家計尋常有，積德施恩若個能？

數十萬金輕一運，於孫科第永飛騰。

話說功名莫重於科第，科第莫重於鼎甲。往往一縣之大，科第絕少，鼎甲尤不易見。浙江德清縣蔡氏，一門之內，科第累世不絕，大魁天下者二，此豈無故而致然哉？蔡氏先世有諱凱者，字元凱，號節庵。父為一東都司，家資富有，德清縣中推為巨富。節庵平日慷慨仗義，周急救難，一歲中嘗做幾樁好事，鄉黨無不悅服，即當道官府亦敬重他的。

德清舊有的學宮，與街市相近，未免叢雜，士子肄業，每患喧擾。縣公欲另建他處，苦無善地可遷。謀之邑中紳士，你推我讓，無一肯擔承其事者。節庵道：「要地不難。吾聞蘇州府學是宋時范文正公舊宅，堪輿家說：『此地風水極佳，建宅於此者，要出一斗芝麻數目的科第。』」文正道：「吾德薄不足當此，請建為府學，使蘇州一府，科第不絕。」我雖不敢高比古人，心中極是企慕。我家有地一塊，與市廛卻遠，形勢高厚宏曠，堪輿家亦言風水好，居之多出科第。吾亦欲如齊正公所云，以建學宮，有利士子。不知父台以為何如？」縣官道：「蔡年兄有此義舉，是最妙的了。」眾鄉紳亦道：「兄能若此，為功一邑不小。」遂將此地建立學宮。其後邑中果然科第不斷。

再說明朝州縣漕糧，不如今定制，有衛官旗丁解運，都點盈實民戶，解往通州。當此差者，往往至於破家蕩產，民間不勝其苦，甚至賣男賣女，連性命多保不住的。惟鄉紳上戶方得例免。此是明朝第一不公道的弊政！

那年正當點派糧戶的時候，有鄰人走來，向節庵道：「今年點著解糧，缺少盤費，欲要借貸數百金。」節庵也不言肯，也不言無，但道：「再作商議。」兩三日間，為著解糧來借貸者不一而足，節庵皆以「再作商量」一語應之。眾人都疑心道：「他是最慷慨爽直的人，為何此番倒像慳吝起來？」那知節庵另有一種意思。他因見人民困苦，動了一個救拔的念頭。

一日，來見縣官。縣官接進內堂，分賓坐定，便問起運糧之事。縣官道：「已點定某某名戶，著他解去了。」節庵道：「某某家道都窮，不能勝任，求老父台另點一人罷。」縣官道：「本縣是秉公點定的，並無偏向，已經點過的不便再點。除了某某，比他更苦的又不好點得，叫本縣也無可奈何。」節庵道：「待治晚解去，如何？」縣官道：「年兄，你又說笑話了。年兄是仕宦人家，例免此投，何敢相瀆？不要取笑。」節庵道：「治晚並非取笑，都是朝廷百姓，食毛踐土，同受國家生養之恩，苦樂自宜均受，怎見得鄉紳衿士就不該當差？老父台不必疑心，今歲運糧竟是治晚去便了。」縣官改容起敬道：「聽兄議論，真仁人君子心腸，別人點著他，尚有許多推諉；兄憐念窮民受苦，慨然願去，可稱難得。竟遵命便了。」節庵便叫家人遞過認狀，問了起運日期，起身辭出。

斯時，合縣盡知，都說道：「今年解糧，蔡節庵一力擔承，窮乏民戶不至吃苦了。」這幾個點出得免的，猶如閻王殿上降了一道赦書，多數歡喜個不了，方想起借貸之時再作商量之語，就有自己解運的意思了。有親友走來埋怨他道：「我們叨列紳士，與凡民不同，縣官不來纏擾，也是向來舊例。老兄何為破起例來？」節庵道：「我們紳士宜享安身，難道平民獨該被累的麼？看他們妻離子散，自己心上也打不過去。況借此此行，瞻仰帝都壯麗，也未始不可。」親友見他說得冰冷，便不來攔阻，都暗地裡笑他：「好好住在家中不好，倒去擔著干係，水陸奔馳，自尋苦吃！真正是個呆子了！」

再說節庵一到起運時，收拾行囊，多帶些盤費，跟了數十名家人，將領解的糧米裝載停當，別過縣官，辭謝了錢行的親友，起身上路。一眾船戶水手，厚給工食，不時還有賞賜，人人歡喜，個個竭力，有風使帆，無風扯纜，過了長江，渡了黃河，安安穩穩，晝夜無阻。

一日，路過東昌，因風大難行，泊舟城牆下，舟中無聊，思欲上岸散步散步。走出船頭一望，只見同歌者船隻無數，忽聽見隱隱哭聲從鄰舟出，聽去甚是悲切。節庵心中不忍，遂從別號船上，一隻一隻尋將過去，直尋到那只哭泣的船上。推篷一看，只見一人年紀約三十來歲，白淨面皮，坐在艙內涕淚交流，哀號欲絕。節庵便向他拱手道：「老兄有何不如意事，如此哀痛？」那人見有人過船來，停住了哭，起身拱手道：「長兄請坐。弟有急事，一時無可擺佈，所以寸心如割。有勞兄長過問，深感，深感。」節庵問道：「兄有何事悲苦，說與弟聽，或分得些憂愁，亦未可知。」那人正在有苦難說的時候，巴不得向人告訴。又見節庵面貌是一正經長者，今來問他，遂將心事一一細說，道：「小弟奉家父之命，載煤壓船，往京師貨賣，不料昨日接得家信，知父親病在危急，日夕思念小弟，命即回去一見。弟得此信，恨不插翅飛去，無如貨物拖身，程途又遠，急切不能到家。若再遲留，父有不測，是長抱終天之恨了。意欲留貨在此，又無人可托。況出門時所帶只有來時盤費，貨尚未卸，歸路無資，轉輾思量，進退兩難，故爾悲痛。」說罷，流淚滿面。節庵道：「人生最重的是生身父母，病中思兒，必當速速回去。若貨無可托，此亦易事。我本運糧至京，兄若見托，將貨船交代與我，一齊帶去，到京中發賣；發賣之後，本利一並奉繳。不知老兄放心不放心？至盤費不敷，更為易處，囊中尚有餘資，可以相贈，愁他則甚？」那人聽了，連忙倒身下拜，道：「兄肯為弟周全，是極好的了。我輩相交，一見如故，貨物有何不托？」節庵扶起道：「既承相信，不知貨物若干？原本若干？一一說明，方好接受。」那人道：「貨物十大船，原價二萬八千兩，有細帳可查的。」節庵又問：「盤費需用多少？」答道：「百金夠了。」

於是兩下重新通起姓名籍貫來，才曉得那人姓房，名之孝，住居山西上谷縣。之孝忙即喚集船戶，將貨物點清，細賬交付。節庵一面收下，一面送過盤纏二百兩。之孝交代過後，歸心如箭，巴不能即刻到家，連夜謝別起程往山西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再講節庵在東昌擔擱一日，明早風順，隨即開行，米船煤船一齊進發。在路又行了月餘，已到通州，好往總漕衙門投遞文書，倉場管糧廳過米色，使用了些銀兩，立即兌收。但回批尚須守候時日，因思自通到京，不過四十里路，兵部於少保素係通家世誼，理合進謁，兼可打聽煤價貴賤。痛了幾個牲口，帶了隨身童僕，趕進京來，一面借了寓所，一面就到少保府中參見。

其時，景泰登纂，少保秉政，正值國家多故。少保盡心王室，日夜勤勞，朝廷倚他若左右手一般，一應軍機大事，皆出一人主張，生殺在握，權勢赫奕。真所謂：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」伺候求見者，車馬紛紛，冠蓋接踵。節庵以故人往見，投進名貼。少保平日素重節庵為人，即請相見，留入書房，問問家鄉光景，並別來如何，現今有何事來京。節庵備述解糧來由。少保口稱「難得」，也把京師近日情形說了一番，又道：「糧已解到，可以放心。只是近來煤少，未免焦勞。」節庵道：「現帶煤船十隻，可以濟得急用麼？」少保大喜道：「如此最好。」

你道京師口語說：「燒不盡山西之煤。」此際何以短少起來？只因也先犯順，天順皇帝已被他擄去，又連次殺入居庸關來，逼近京師，帝都幾至失守。虧了於少保扶立景泰，執掌樞機，號令嚴明，用兵有法，諸將盡皆用命，各處緊要關口，皆遣重兵守得牢牢的。也先亦知中國有人，不敢深入。然一經兵革之後，人民逃散，田野荒蕪，出煤的地方盡在山西，其時路塞未通，京城正乏煤用，兵民惶惶。遠處地方聞知京城被圍，准敢運來貨賣？你想煤是煮飯吃的，可一刻少得的麼？今聞節庵載得煤來，所以大喜，遂

差人運交煤廠，悉照時價給發。

節庵一算本利，除去二萬八千兩原本，反餘了十萬有餘，自付道：「看這姓房的不出，到有如此造化。然必須送到他家裡，才為不負所托。」住了二十多日，得了回批，遂辭別少保，竟往山西一路而來。

再說房之孝，自與節庵別後，急忙到家。其父患病在牀，正在想念兒子，一見之孝歸來，心中大喜，病就去了一半了。之孝盡心調治，病勢頓減，不上半個月，已能起身行動，漸漸復舊了。一日，父子正坐堂中，說起販煤之事，多虧蔡節庵一力擔承，才得趕回見父。正在感念不已，只見家人進來報導：「德清蔡相公已到門首，欲見主人。」

父子大喜，之孝急忙趨出迎進。相見後，一邊說別後之事，一邊謝周全之誼。節庵聞知其父病痊，作揖稱賀，遂言及：「東昌一遇，見托貴物，吾兄有福，除去本銀外，竟獲幾倍利息。」叫家人將載來銀子，一捆一捆，盡行扛進，堂中擺得滿滿的。又將細帳一本送過，道：「請兄收了。」之孝愕然道：「弟承兄愛，代為經營，在弟得本已夠，其餘十萬餘金，皆是吾兄之物，如何反教小弟收起來？這是斷不敢領的。」節庵道：「前弟所以擔承者，實見吾兄思親念切，欲全兄孝心，非為謀利而然。若使分文染指，是一謀利小人了，兄亦何取乎弟？兄若推卻，反看輕小弟了。」

正在你推我讓，只見之孝父親走出。兩下見過禮，便向節庵稱謝道：「小兒承兄厚誼，周全回來，已感激不淺了，如何又將餘利見賜，怎好承受？但屈兄遠臨，待愚父子稍盡地主之情，然後再講，如何？」吩咐家人設席相待。節庵上坐，父子陪飲。因問家人道：「蔡相公行李如何不發進來？」節庵道：「行李日落客店，因在外日久，明日就要起身，不必移動了。」之孝父子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就不搬來，現成鋪蓋，也要屈兄在此停留數日的。」節庵見他父子堅留，送來的銀子，必有許多推卻，假意應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今夜暫住店中，明日搬來便了。」之孝信以為真，也不相強。飲至掌燈時候，辭別回寓。之孝欲送至寓所，再三推住而別。

節庵歸至店中，略睡片時，才交半夜，便叫家人收拾起身。家人們道：「相公要起行，這十萬多銀子，竟盡送與他了？」節庵道：「本是他的本錢，利錢自然也是他的了，何用多說。」家人道：「如此，白白裡替他辛苦一場了。」節庵道：「你們辛苦，我自負有賞，豈可破費他人財物？」家人不敢再言，悄然竟去了。

及至明日，之孝走來回拜，並要邀請至家。店家回說：「已去久矣。」悵悵而返，稟知父親。其父道：「如此輕財仗義的人，真世所罕有。難道讓他獨為君子不成？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其年浙省大荒，米價騰貴，德清亦被災歉，百姓嗷嗷，餓殍相望。節庵一聞荒信，忽忽趕回，見德清人民流涕顛沛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傾家所積，倡義賑濟，救活飢民不知多少。自歸家後，為了救荒的事情，又忙亂一番，偶因身子勞倦，坐在家中節養。門上忽通報導：「山西房相公來拜。」心下大駭，忙叫請入書房，整衣出見。

敘過禮後，節庵道：「長途迢遞，辱承降臨，深幸，深幸。但兄侍奉老親，今為何事反遠離膝下？願乞賜教。」之孝道：「自兄去後，家父日夜記懷，特命小弟到府相候，送還告假二百金，兼送煤上利息奉還。」節庵笑道：「弟若肯受，當時就已領賜，何至不別而行？兄今又送來，可謂太不憚煩了。」停了一回，之孝行李銀子一並發到節庵家來。節庵只是不肯收受。推來推去，放在之孝臥起的書房內，當夜設酒款待。

到了次日，之孝即要起身，節庵留住道：「難得吾兄遠來，暫停數日。敝邑雖是荒僻地方，觀玩觀玩風景也好。」之孝見堅留不放，只得住下。用過早飯，同往街坊遊覽，信步走到縣前，只見縣門口枷者累累，個個鶉衣百結，憂愁滿面，妻子扶著，啼哭個不了。節庵問犯何罪。有人答道：「都是欠錢糧的窮民。年成不好，官府又不准報荒，催科甚迫，只得賣男鬻女完納。完不起的，在此受枷受責，枯竹裡逼油了！」

節庵聽罷慘然，回家嗟歎不已。之孝道：「弟一路來聞知兄長捐粟賑飢，人人感德。但追比之苦，欠錢糧者不下數萬，吾兄雖有惻隱之心，卻亦無從援手。」節庵道：「雖則如此，看此男啼女哭光景，叫我心上如何過得去？」之孝道：「吾兄真是菩薩心腸！但才賑飢民，又辦此事，兄雖家道富厚，只恐應接不暇，奈何？我想此十來萬利息，弟既送來，斷無重複帶去之理，兄又決意不收，何不就此項代為完納？既免眾窮民之苦，又省了彼此推讓之煩，豈不兩便？」節庵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兄既不肯收回銀子，作此義舉，亦是美事。但必須我兄具呈，稟明縣公，方曉得此項銀兩，出自我兄之賜。」之孝道：「這個不必。弟見兄一點仁心，故作此想，並非欲市名也。」

兩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讓個不了。適有兩個老友走來，聞知此事，笑道：「兩位不必爭論，竟是連名縣呈，何如？」二人依允，便去查明欠數，連名具呈道：「蔡節庵、房之孝願捐銀十萬，代完德清合邑條銀。」知縣見呈大喜，遂將銀子收庫，枷號者即時釋放，餘欠者盡行免提。一時哄動了一縣人民，人人歡慶，個個稱暢。不惟感激節庵，亦且念誦之孝，稱為「二難」。

之孝不待事完，即告別回去。至今房姓為山西望族。節庵壽登期頤，無疾而逝。子中孚，弘治進士，官至福建省御史。孫演傳，亦登進士，官至吏部侍郎。曾孫奕琛，自進士出身，直做到東閣大學士。康熙庚戌狀元啟尊，壬戌狀元升元，皆其元孫輩也。科第至今不絕。德清之稱富貴久遠名，蔡氏尤著雲。